

宫喜失明，莫小莉仍对他不离不弃

11

都市爱情

灯灯失踪，莫小莉找到了他

莫小莉原先的单位是医院，她没想到，她刚调回来没几天，宫喜居然就被救护车拉来了。一旁的宫主哭成了泪人。

原来兄妹俩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旁边一位姑娘的包突然被抢了，宫喜追上去，结果脑袋挨了那人一板砖，弄出一个大口子，满脸是血。等伤口清理完，照了CT被推到病房里，宫主还在那里哭。宫喜一个病人，还要反过来安慰她，并且镇定地指挥她回家拿些住院必备的衣物和洗漱用品。如果父母问起，就说他出差了。

主治医生贾玲劝宫喜做一个微创手术。宫喜不以为然：“贾主任，我不就流了点血嘛，不至于吧？”贾主任摇摇头说：“宫先生，我不是和你开玩笑的。你脑袋里有淤血，要是清理不干净的话，问题很大，你很有可能会失明的。”

听到“失明”的可能性，宫喜愣住了。

但还没有给宫喜足够的思考时间，他却得知：儿子灯灯失踪了！

告诉他消息的，是艾娇娇的母亲许阿娣。今早，艾娇娇发现灯灯不见后，疯狂地找了几个地方，都没找到，现在就在家里不停地哭。宫喜急了，立即要跟着许阿娣出去找。许阿娣希望宫喜先去劝劝艾娇娇，因为艾娇娇现在的状态非常不好。

宫喜一边往艾娇娇那边赶，一边火急火燎地给宫主、莫小莉、刘姜君等所有认识的人打电话，请他们帮忙寻找。

到了艾娇娇家，怎么按门铃都没人来开门，宫喜就用许阿娣给的钥匙打开了门。刚一进门，就闻到一股刺

鼻的煤气味，只见艾娇娇抱着灯灯的照片歪倒在沙发上。宫喜赶紧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了，抱起艾娇娇：“娇娇，你没事吧？醒醒。”好一阵后，艾娇娇才“哇”一声哭了：“老公……灯灯找不到了，我也不活了……”

宫喜给她倒了杯水，安慰她说：“娇娇，没事的，灯灯肯定能找回！”

艾娇娇很是激动：“我真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，我居然让孩子丢了！我……如果不是我当初闹着要离婚，灯灯也不会丢。”艾娇娇一把抓住宫喜：“老公，我们复婚吧，只要我的儿子能回来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我要我的儿子……”

宫喜看着她，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能拥着她让她在自己怀里大哭。

外面，众人在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到处都找遍了，因为着急，好几次还错认了别人的小孩，差点引起纠纷，但就是没有发现灯灯。莫小莉思索了一下，决定动用新媒体的力量，在微博上发布寻人的消息，求助有影响力的名人帮忙转发。转发的人很多，最后有人提供了确切的消息：灯灯在少年宫拉了一天的琴！原来，他想出门去找爸爸，结果迷了路，走到了当初学小提琴的少年宫。灯灯终于找到了。看着灯灯一家三口相拥的画面，莫小莉默默地走了。

艾娇娇成全宫喜和莫小莉

回到家，艾娇娇把宫喜拉到一边。“宫喜，虽然我对你这个人死心了，但孩子需要你，他需要一个完整和睦的家庭。我也不是非要破坏你和莫小莉。说实话，这次能找到灯灯，我还是挺感谢她的。但为了灯灯，我还是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。这段

时间，我们在灯灯面前假装和好了，来安抚灯灯。好吗？”宫喜沉默了一会儿，答应了。

为了灯灯，宫喜和艾娇娇住到了一个屋檐下。为了不让孩子生疑，到了晚上，两个人都住在卧室，艾娇娇睡床上，宫喜睡地上。艾娇娇骄纵的毛病又犯了，耀武扬威，一会儿警告他半夜不要爬上床，一会儿把枕头、被子都扔到地上，一会儿又拿着笔记本电脑打字。宫喜躺在地上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睡。好不容易艾娇娇关电脑准备睡觉了，他还没睡。

“把灯打开，我要去洗手间。”宫喜说。艾娇娇怒了：“你发什么神经，我什么时候关灯了？我怕关了灯你会非礼我呢。”

刹那间，宫喜意识到了什么，连忙伸出五指在眼前晃了晃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他的心猛地往下一沉。

这就瞎了？！

第二天，莫小莉赶到医院，看见戴着墨镜坐在轮椅上假装坚强的宫喜，眼泪直往下掉。她很后悔，后悔自己没有更早遇到宫喜，后悔没有更主动地追求宫喜，后悔让宫喜和艾娇娇痛苦地在一起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。

“你看不见了？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宫主说你不肯让她说，她是偷偷给我打电话的。为什么这么大的事，我却要从旁人口里知道？我哪点做得不好？”她一边哭一边问宫喜。

宫喜不说话，沉默了一会儿，他才缓缓开口：“小莉，昨晚没有告诉你，一是因为事出紧急，二是因为我要好好想想……我……我们分手吧。是我错了，是我这个老男人没有勇气，随你怎么骂我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想害你。”

莫小莉一把握住宫喜的手，蹲在他面前：“宫喜，什么都别说了，你从来都没有害过我，是我想和你在一起，是我不想和你分开。看不见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会照顾你的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，开开心心，每天都在一起，好吗？”

宫喜不说话，想用冷漠逼走莫小莉，不让她把青春浪费在自己身上。

莫小莉也不再说什么了，只是每天来照顾宫喜，事必躬亲，还到处托人给宫喜治眼睛。她的动作轻柔，对待宫喜，就像对待一个孩子一样。宫喜动容了：“小莉，你对我真好，我这一辈子能遇上你，我知足了……小莉，你真是太傻了，也太好了。”莫小莉吸吸鼻子，含笑地依偎到宫喜怀里。

门外，艾娇娇拎着水果和自己做的菜，默默地站着。

她想过，宫喜失明了，莫小莉条件这么好，很有可能会和宫喜分手。她愿意和宫喜复婚，为了灯灯，也为了解宫喜。宫喜这么多年对自己的好，其实她心里不是不感动。她的心里也仍然放不下他，她愿意照顾宫喜，和他一起慢慢变老。

但莫小莉没有放弃，她坚持了，她真挚的感情让艾娇娇感到愧疚和难过。她和宫喜真的结束了。

艾娇娇决定去上海，离开宫喜，也离开这个熟悉的环境，灯灯留给宫喜，自己以后会时常从上海飞回来看儿子。灯灯对妈妈要和自己分开没有多少概念。他用稚嫩的声音问艾娇娇：“等爸爸的眼睛好了，我能不能让爸爸带我去上海看妈妈？”

艾娇娇搂着灯灯，看着窗外熟悉的景色，一一答应了儿子的要求。

(完)

李渊率队装装样子，就吓走了突厥兵

12

大话历史

大业十二年，这一年是不寻常的一年。在山东，窦建德正为前任舵主高士达发丧，从这之后，他将成为真正的义军领袖。在江都，王世充献上铜镜屏风，被提拔为江都通守。在荥阳，李密正在组建他的蒲山公营。与此同时，李渊也来到了他的命运转折点——太原。

我的霸业将在这里开始吗？李渊在内心发出呐喊，没敢出声，他没有忘记背后还有两双警惕的眼睛。为了帮助李渊开展工作，杨广特地给他派了两位助手，太原副留守虎贲郎将王威跟虎牙郎将高君雅。

李渊的新官职是太原留守，李渊回到了封地。这一年，他已经五十岁了。

以前总是醉眼朦胧的李渊，终于正经了一回，他将自己17岁的二儿子李世民叫来，说出了心中的秘密：我们该干点事了。李世民比他爹还激动，正要表决心。李渊却望向外面，说了一句：“然历山飞不破，突厥不和，无以经邦济时也。”历山飞，横行山西的一支反抗军，突厥，实力强劲，屡屡过境抢掠的草原民族。杨广派李渊到太原来，主要任务就是办这两件事。李渊要想办自己的事，首先要把杨广交代的事办了。

雀鼠谷，太原南面重要的关隘，一支连绵十里的部队直扑而来。这是魏刀儿的反抗军，魏刀儿别号历山飞。

这一次魏刀儿并没有亲自来，他的部下甄翟儿领了两万兵马来打前站。甄翟儿自信地下达了进攻的命令，他率领这支部队屡战屡胜，前不久，还战胜了两支隋军。在他看来，前面这支隋军不过是路上的绊脚石，踢开就是了。部队冲到了阵前，果然，隋

军的军阵就松动起来，不费多大工夫，甄翟儿就冲进了敌阵，在那里他找到了大量物资，但没有找到敌军的头儿——李渊。

人呢？不但甄翟儿在问这个问题，隋军的副指挥王威也在问这个问题。

事后看来，这是一次遭遇战，李渊领着数千兵马出来，只不过想打两个小山寨，没想到竟然碰上了梁山大本营里出来的。既然撞上了，那就动手吧。李渊正准备指派任务，却发现王威双腿打颤，吓得不轻。李渊笑了，告诉王威：“不用担忧，这伙人自恃力大，对这样的人，略施小计就行了。”

王威怀疑地看着李渊，然后听到了一个让自己抓狂的命令：“王威领军居中，守住辎重，记住，一定要多挂旗帜，多敲战鼓。”说完，李渊就率领数百骑兵走了。不会是把我留在这里断后，自己跑了吧，王威十分疑惑。

交战后，王威惊恐地发现，自己的队伍溃不成军，而敌军已经宣告胜利，开始打扫战场。

王威惊魂未定，而胜利者甄翟儿也并没有放心，看到自己的部下光顾着抢东西时，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感觉。预感被证实了，山头上，一支隋军的骑兵出现了。只一刻间，这支骑兵就冲了进来，比人先到的，是带着风声的箭。

本来实力占优的反抗军只顾着抢物资，来不及应敌，仓促之下，两万兵马被李渊的数百骑兵打得四处逃窜。此战后，李渊声名大震，不少反抗军的人前来投降，李渊收编了这些降兵。他招抚这些人，选其精锐，其实是为自己积累争夺天下的资本。

击退了历山飞的进攻，接下来该对付突厥了。

杨广没有让李渊单干，他让马邑的太守王仁恭配合李渊抵抗突厥的侵略。

李渊总算领着他的太原兵马来了，王仁恭亲自到城外迎接，脸色一下变得有点奇怪：“唐公就领了这些兵来？”李渊身后只有数千兵马。李渊微笑着点头。这一刻王仁恭想哭的心都有了。

事实上，李渊在太原有数万兵马。但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保存实力。对于经常数十万兵马南下的突厥来说，数万跟数千并没有区别，况且，李渊的内心还藏着另一个计划。

这一年的冬天，突厥人又来了。按惯例，突厥人四处分散活动，这一次，他们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。距营地不远的地方，突然出现了一支数千人的骑兵。

突厥的侦察兵靠近了这支神秘的部队，奇怪的是，对方似乎并不介意围观。在经过近距离仔细观察后，侦察兵发现，对方随时穿着甲胄，背着弓箭，也没有中原人常见的粮包，倒有牛羊若干，经常换营地，平时射箭打猎，侦察兵还发现，对方营中一名将领模样的人箭术高超，发箭必中。

侦察兵回去报告，可没多久，排查的结果出来了，这支部队不属于任何部落。这就是说，这是一支伪装的骑兵。这就是玩潜伏了，突厥集结兵马，前去袭击这支骑兵。

等突厥人靠近准备实施抓捕时，却发现对方已经等待多时，箭已上弦。权衡了硬冲的利弊后，突厥人退走了。相信大家都猜到了，率领这支部队的人正是李渊。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——了解对手。让已经有了恐突厥症的士兵们知道：我们的对手

也不是三头六臂，虽然他们挂着狼头旗，但终究还是人，是人就不用害怕。士兵们终于唤起了内心的勇气。

出色地完成了杨广交代的任务后，李渊回到了太原，那个自信、稳重的军事家又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仍然是一个酒鬼。李渊没有忘记，有两双眼睛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只要自己一着不慎，杨广就会挥动手上的利剑。

北风吹过太原，隐隐中似有金戈之声。太原城内的一处庭院，灯还亮着，外面的院子里站着两个身材高大的男人。其中一人抬头望着城外，叹了一口气：“人本来就贫贱，还赶上这样的乱世，这世道还让不让人生存了？”叹息之人是晋阳宫监裴寂，替杨广管理晋阳行宫。听完裴寂的悲叹，旁边这人大笑起来：“正是天下大乱，才是我们两人脱离贫贱的好机会！”这位唯恐天下不乱的主是晋阳令刘文静。

世道已经乱了，乱世不是出英雄的时候吗？天下又有谁可以称得上英雄？我们的未来又在谁的身上呢？

刘文静似乎找到了答案，兴冲冲地告诉裴寂，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可以开创创新时代的人：“这人非比寻常，性格豁达可以跟汉高祖相比，神态威武又像魏祖，年纪虽小，但一定大才。”

裴寂好奇地追问是谁，听到刘文静说出这个名字时，裴寂笑着摇了摇头。一个17岁的少年顶什么用？刘文静说的是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，事实上，裴寂心中也有人选，在他心中李渊才是真正的人主。

无论如何，杨广的时代已然过去了，时人心中，李氏父子已经成为可继承大业的不二人选。

(完)

隋唐不演义

隋